

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

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

of The

World Literature

斯巴达克思 (上)



远 方 出 版 社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斯巴达克思

(上)

保利 著
戴晓燕 译

第一章 鲜血

一个角斗士倒下了，又一个角斗士倒下了。一滩血流了出来，又一滩血流了出来。一个个角斗士就倒在流淌着的鲜血中。这罗马帝国的国家竞技场，到底是人间还是地狱？

公元前七十五年。夏天。古罗马国家竞技场。

这个竞技场，是当时古罗马帝国最大的杀人场。它的所有结构，都是用大理石砌成。长度几乎达二千二百罗马尺，宽度近一千罗马尺。整个建筑，为椭圆形。它的四周，开有十三个宽大的出入口，场内能同时容纳十二万名观众。

这个夏季又闷又热，热得简直叫人不敢轻易出门，闷得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。然而，这天的早晨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国家竞技场四周的阶梯状看台上，却已经挤满了观众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丑的、俊的，将偌大的竞技场，挤得像一锅沸腾的开水，既“咕嘟咕嘟”响着，又“吱吱吱”地冒着一股股地白森森的热气。

有一个观众很有些不一样。她是一个女人。确切说，她还是一个少女，一个情窦刚刚开始萌芽的小女人。虽然她坐在大理石铺就的台阶上，一时还难以欣赏到她那修长而又丰腴的体态，但她那因为燥热而沁出点点晶莹汗珠的玲珑剔透的秀气的脸蛋，还有她那一段几乎露出半个乳房的白皙皙又粉嫩嫩的颈胸，也足以让全罗马帝国的男人为之侧目、为之汗颜。

但是，说她特别，倒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美貌。她坐在台阶的最底层，隔着一排栅栏，就是平展的角斗场了。也就是说，她坐的位置，能够最近距离的、最为逼真的观赏角斗士们的鲜血淋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滴的厮杀。

可以在这里就坐的小女人，当然不会是寻常的罗马帝国公民，也不会是一般的罗马帝国贵族。她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富有的人——大奴隶主克拉苏的小女儿。她的芳名叫达莱雅。

达莱雅这还是第一次到竞技场里来观看角斗士的表演。虽然观看奴隶们的角斗已成为罗马帝国公民的一种时髦的行为，尽管那种血淋淋的角斗场面使得残忍好战的罗马帝国为之陶醉、为之兴奋，但达莱雅在过去的日子里，却简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只呆在自己的闺房里，透过窗帘，一边看着大自然单调、机械的反反复复，一边默默地酝酿着自己心中那日益浓重的心思。

今天，她坐在这里的原因，是因为她得知，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奴隶要参加这场角斗比赛。这个十分特别的奴隶，就叫斯巴达克思。

有一幕情景达莱雅永远铭记在心。那是二个月以前。屋外微风拂动、细雨飘洒，屋内炉火熊熊、笑语连天。笑的是达莱雅的大姐，几乎笑折了腰。说话的是达莱雅的二姐，说得唾沫四溅，有一小片唾沫，差点就落在达莱雅的脸颊上。

达莱雅渐渐地觉着了热。不是因为炉火太旺，而是因为她二姐滚烫的话语。这话的温度，要比那炉火的温度滚烫得多。

二姐说来说去就说的一件事：角斗。她说来说去也就是说的一个人：斯巴达克思。她麻利地抹了一下嘴唇说道：

“大姐，你是不知道啊！你要是亲眼看过斯巴达克思，你就会相信我的话了。他往角斗场上一站，个子至少要比其他的角斗士高出一个头。他的胳膊比我的腿粗，他的腿比我的腰还粗。另外的角斗士，在角斗之前，都披上盔甲，而他，连头盔都不戴，只穿着一条小裤头。他的大腿，他的胳膊，他的胸，他的背，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肌肉。我就在想啊，要是我能亲手去摸一摸那些硬梆梆的肌肉，会多么美妙呀！我甚至想，我的那些情人当

中，如果能有一个像斯巴达克思那样的男人，该有多么幸福啊……”

二姐的双眼中，一时充满了渴望。大姐好不容易止住笑道：“二妹，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那个斯巴达克思，那你就去向父亲求情好了，叫父亲把他买来，做你的情人，不就所有的事都解决了吗？”

二姐叹道：“大姐，你以为我没这么想过？可我又想啊，我是贵族，他只是一个奴隶，贵族和奴隶，就像一个在天一个是地，天地怎么可能同睡一张床呢？跟父亲去求情，只能是白说。唉……真是可惜啰！那么一个威武强壮的男人，自己却无福去享用……”

大姐似是安慰道：“二妹，一个男人而已，不至于这么唉声叹气吧？我不认为，我们大罗马帝国，横跨欧、亚、非三大洲，就找不到一个像斯巴达克思那样的男人？”

二姐苦笑道：“大姐，要是能够找到，妹妹我，就不会这样伤心难过了……”

大姐转向达莱雅道：“三妹，你相信你二姐刚才说的话吗？”

达莱雅没有作声，只射出两道痴痴的目光。大姐加重语气道：“三妹，你怎么了？你听到我的话了吗？”

达莱雅这才听见大姐的声音。“大姐，你说什么呀？”

二姐“扑哧”乐道：“大姐，别问三妹了。我敢肯定，她的心里，现在只装着那个斯巴达克思呢。三妹，二姐说的对不对？”

达莱雅似是呐呐地道：“大姐，二姐，那个斯巴达克思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二姐回道：“他是一个绝世无双的壮男人。”

大姐答道：“他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奴隶。”

达莱雅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斯巴达克思，是一个奴隶，但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壮男人。”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达莱雅真的是明白了。从此，她原先刻板的生活，便多了一项五彩缤纷的内容。那就是做梦。只要躺在床上，眼一闭，她就开始做梦。

说是做梦，其实就跟真的一样。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，浑身鼓起饱满的肌肉，提着一把短剑，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，直直地看着她，似是要和躺在床上的她角斗。那个几乎精赤着身体的男人，当然就是斯巴达克斯。

斯巴达克斯搅乱了达莱雅的生活。达莱雅的心思，当然也就有了鲜活的内容。后来，渐渐地，达莱雅白天也喜欢躺在床上了。因为躺在床上，两眼一闭，那个斯巴达克斯便站在了她的面前。再后来，斯巴达克斯不是仅仅只站在她的面前了，而是一步步地，走到了床边，竟然还上了她的床，将她温暖的身躯，拥在他更为温暖的怀抱里，深情呵护。

就这样，斯巴达克斯成了达莱雅白天和黑夜里的梦，简直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。她活泼的心房，只为斯巴达克斯而跳动。她热烈烈的青春，也只是为斯巴达克斯燃烧的火焰。

所以，在这么一个又热又闷的夏日早晨，达莱雅便瞒着大姐和二姐，偷偷摸摸地跑到国家竞技场，坐在大理石台阶上，在一片乱哄哄的气氛中，竭力按捺着内心的焦灼与不安，用一对幽深的目光，注视着眼前的角斗场，盼望着那个斯巴达克斯的出现，好圆自己白天和黑夜里的热烘烘的梦。

当然，像达莱雅这样身份的人，一般情况下，是不可能单身外出的。她是克拉苏的小女儿，克拉苏对她当然宠爱有加。她有一大帮奴隶可供她任意驱遣。在这一大帮奴隶中，有一个奴隶最得她信赖。这个奴隶叫朋齐，本是色雷斯的一名战士。因为罗马帝国征服了色雷斯，所以朋齐就和所有的色雷斯人一起，成了罗马帝国的奴隶。

朋齐虽也很健壮，不过离英俊还有点距离。不过，他平日不

斯巴达克思

怎么说话，办事又稳妥，所以，侍奉达莱雅时间不长，就成了她的亲信。而他，对她也确乎是忠心耿耿的。

此刻，朋齐站在竞技场外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。他是个奴隶，没有任何权力和理由可以在竞技场内占有一席之地的。不过，他虽然看不见角斗场，但他心里所想的，却也和达莱雅一样。他也在想着那个斯巴达克思。因为，斯巴达克思是他的同乡。他和斯巴达克思曾是色雷斯的战士。他们是在同一场战斗中被罗马军队俘获的。

不过，朋齐和达莱雅所想的，当然截然不同。达莱雅想的是斯巴达克思这个人，而朋齐想的却是斯巴达克思的性命。

不管是多少人参加的角斗，结束之后，能侥幸活下来的，可谓少之又少。这场角斗结束之后，斯巴达克思还能活下来吗？

所以，朋齐的心，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。而达莱雅的心，似乎比朋齐的心悬得要高得多。

竞技场内，想着斯巴达克思的，还有两个人。一个是加普亚城角斗学校的老板巴奇亚图，一个就是达莱雅的父亲克拉苏。

就像克拉苏在罗马帝国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一样，巴奇亚图在罗马帝国里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。克拉苏是凭借着自己巨大的财产而声名显赫的，而巴奇亚图却是靠着自己的角斗学校为自己挣得了莫大的名声。

因为罗马城位于台伯河流进第勒尼安海的入口处，所以克拉苏就经常对别人说道：“我的金银财宝，能填满一条台伯河。”

因为巴奇亚图角斗学校里的角斗士个个勇猛无比且又技艺超伦，所以巴奇亚图就常常对别人说道：“我的一个角斗士，至少能杀死别人两个角斗士。”

克拉苏的大话，巴奇亚图是不会怀疑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搞清楚克拉苏到底有多少财产。但巴奇亚图的大话，克拉苏却不愿意相信，因为克拉苏家中有近五万名奴隶，这几万名奴隶中，就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有成百上千个训练有素的角斗士。所以，有那么一天，克拉苏特地乘着马车，沿着罗马城直通加普亚城的阿庇恩大道，来到了巴奇亚图的角斗学校。

克拉苏问巴奇亚图道：“你的一个角斗士，能杀死别人的两个角斗士，你说过这样的话吗？”

巴奇亚图点头道：“这话正是我说的。”

克拉苏道：“你的一个角斗士，能杀死我的两个角斗士吗？”

巴奇亚图回道：“尊贵的克拉苏，我的一个角斗士，能杀死任何人的两个角斗士。”

克拉苏“哼”道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较量一次呢？”

巴奇亚图道：“一切听从您的安排。”

于是，俩人当即商定，一月后，在罗马城的国家竞技场进行比试。由巴奇亚图角斗学校的二十名角斗士对克拉苏家中的四十名角斗士。俩人还商定，假如克拉苏赢了，巴奇亚图就付给对方一箱金子，而如果巴奇亚图赢了，克拉苏则要付给对方两箱金子。

在离开加普亚城之前，克拉苏曾自己对自己说：“我就不信，我四十个角斗士，会斗不过他二十个角斗士。”

但是，回到罗马城之后，当一个家人告诉他，早在三十天前，那个叫斯巴达克思的奴隶角斗士，就已经被巴奇亚图用重金从另一个贵族手里买到了加普亚角斗学校，做了角斗学校的一名教官，这个时候，克拉苏才微微地有些不安起来。因为，据克拉苏所知，那个叫斯巴达克思的奴隶，自从做了一名角斗士以后，至少参加了数十场大大小小的角斗比赛，而时至今日，那个斯巴达克思还依然活着。这是一个奇迹，还是一个神话？

克拉苏敢断定，一月后的罗马国家竞技场的角斗比赛，巴奇亚图的二十名角斗士中，一定有那个斯巴达克思。

斯巴达克思

克拉苏显然没有预料错。他刚一离开加普亚城，巴奇亚图就找到了斯巴达克思。当时，斯巴达克思正在角斗学校的操场上训练角斗士们刺剑。对斯巴达克思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，巴奇亚图一直是非常满意的。当然，斯巴达克思到底在心底盘算些什么呢，他巴奇亚图就不一定那么清楚了。

巴奇亚图虽然长得跟克拉苏差不多，像个不规则的皮球，但他的声音却十分的宏亮。他站在角斗学校的任何角落大喊一声，学校里的所有人都能听得清晰无比。

“斯巴达克思……”

斯巴达克思恭恭敬敬地跑到了巴奇亚图的面前。“高贵的主人，叫我有什么吩咐？”

巴奇亚图把克拉苏的来意说了一番，然后重重地道：“斯巴达克思，你要明白，一月后的这场角斗，对我的学校，重要至极。如果我们赢了，学校的声望就会大增，我的每一个角斗士，就都会卖出一个好价钱。相反，要是输了，就不会有什么人来买我的角斗士了。还有，真要是输了，我还得给那个克拉苏一箱金子。斯巴达克思，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”

斯巴达克思哈腰道：“高贵的主人，我全听明白了。”

巴奇亚图笑道：“明白就好。时间还剩一个月，你再找十九个人，好好地练一练，到那时，一定要替我打败那个克拉苏。”

斯巴达克思顺从地道：“高贵的主人，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地为您做事的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巴奇亚图亲热地拍了拍斯巴达克思的肩膀。在那个时候，一个罗马贵族，能对一个奴隶做出如此亲热的举动，当真是有点难能可贵了。

“斯巴达克思，到那时，如果你真的替我打败了克拉苏，那我就提升你做角斗学校的总教官。怎么样？”

斯巴达克思稍停了一下，然后轻轻地道：“谢谢主人。如果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主人没其他什么事，那我就回训练场了……”

巴奇亚图打了个哈欠道：“我现在无事可做，想去训练场看看。”

斯巴达克思应了一声，一边往旁边让，一边口中言道：“请主人先行……”

巴奇亚图微微一笑，背过双手，腆着大肚子，慢慢悠悠地向着大操场走去。斯巴达克思则竭力弯下腰，十分谦卑地跟在巴奇亚图的身后。

大操场上，三百多个光着上身的角斗士正坐在地上。他们的脸上和身上，热腾腾的汗水正一股一股的冒出来。见着巴奇亚图走过来，所有的角斗士慌忙起身，捉对练习刺杀。但迟了，巴奇亚图已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

巴奇亚图脸上的微笑不见了。他“咚咚咚”地跨到一个诚惶诚恐的角斗士面前，扬起右手，“啪啪啪”地就给了那个角斗士几个耳光，口中恶狠狠地道：“混蛋！我给你们吃饱了饭，你们就是这样为我训练的吗？”

挨打的角斗士名叫吕诺锡特，也是这个角斗学校里的一个教官。他哆嗦着身子对巴奇亚图道：“主人，我们的训练一直都无比认真。刚才我看他们实在太累了，便叫他们稍稍休息一会儿……”

巴奇亚图狞笑道：“你们这些畜牲还知道累？还知道休息？好啊，你不是想休息吗？那我就成全你！”

巴奇亚图招招手。一眨眼，几个提着长剑的警卫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。巴奇亚图指着吕诺锡特对警卫道：“这畜牲觉得累了，你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他好好地休息吧。”

那时候的罗马帝国，奴隶主贵族想要处死一个奴隶，简直比吃饭、喝水还要容易。而处死奴隶的方法，以钉在十字架上最为常见。把该死的奴隶剥光衣服，绑在十字架中间，在两只手腕处

和两只脚掌处，各钉入一枚大铁钉。假如想使这个奴隶死得迅速，便再在其胸口处，钉入一枚长钉。这种残忍的处罚奴隶的方法，非常受当时罗马帝国奴隶主贵族的欢迎和热爱。

巴奇亚图的角斗学校开办还不到两年，但至少已有数十名角斗士被巴奇亚图这样处死了。吕诺锡特听了巴奇亚图的话后，双膝一软，“扑通”一声就跪在了地上。

“主人，饶我这一次吧！我下次再也不敢叫他们休息了……”

巴奇亚图冷笑道：“下一次？吕诺锡特，你哪里还会有下一次呢？”

两个警卫扑上来，架起吕诺锡特，拖着就朝角斗学校的大门处走。校门外，一溜竖着十几个十字架。那是巴奇亚图专为处罚不听话的角斗士而设置的。斯巴达克思看到此情此景，暗暗咬咬牙，“咚”地一声，跪在了巴奇亚图的面前。

“高贵的主人，斯巴达克思为吕诺锡特求情，请主人饶了吕诺锡特……”

斯巴达克思这一举动，不仅出乎巴奇亚图的意料之外，所有在场的角斗士也都大为惊恐。因为贵族处死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哪个奴隶胆敢为之求情，那一定是不想活了。

巴奇亚图扫了斯巴达克思一眼。“斯巴达克思，你是不是也想和吕诺锡特一起，到十字架上去休息休息啊？”

斯巴达克思的脸上，看不出有任何恐慌。“高贵的主人，我知道我这样做，一定大大地冒犯了您。作为一个奴隶，我无权在主人的面前说三道四。不过，即使主人马上就处死我，我也要把我想说的话在主人的面前说出。”

巴奇亚图略略沉吟了一下。毕竟，这个斯巴达克思不同于一般的角斗士。过去的一个月时间中，他虽然只代表角斗学校在加普亚城的竞技场进行了两场角斗比赛，但却为巴奇亚图赚了很大一笔钱。可以说，只要斯巴达克思不死，他就是巴奇亚图的一棵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摇钱树。有谁愿意轻易地毁去自己的摇钱树呢？

因此，巴奇亚图沉吟之后淡淡地道：“斯巴达克思，今天我就破个例，听听你想要说的话。”

“谢谢主人。”斯巴达克思依然跪着。“高贵的主人，我之所以要替吕诺锡特求情，是因为我想起了主人刚才对我说的，一月之后的那场角斗比赛。那场比赛，吕诺锡特是能够派上用场的。”

巴奇亚图“哦”了一声。“斯巴达克思，你的意思是，一月之后的那场比赛，吕诺锡特也要和你一起上场吗？”

斯巴达克思静静地道：“吕诺锡特不一定上场。主人既然叫我负责那场比赛，那我就要一切为了比赛而想。”

巴奇亚图皱了皱眉。“既然吕诺锡特上场不上场都无关紧要，那还留着他有什么用？不如钉死他算了。”

斯巴达克思道：“主人，虽然吕诺锡特也许还算不上一个特别优秀的角斗士，但就我的观察，他却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教官。离比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。在这一个月里，我要尽心尽力地为主人训练出二十名技艺高超的角斗士，为主人和主人的这个学校赢得胜利和荣誉，因此，我就斗胆地替吕诺锡特求情，请主人开恩，把吕诺锡特留下来，做我的助手，让我们一起来完成主人交待的任务……”

巴奇亚图不觉点点头。诚然，一月后的那场角斗比赛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假如吕诺锡特能为那场比赛出点力，那么，留下他一条性命倒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
巴奇亚图缓缓地走到吕诺锡特的面前。“吕诺锡特，斯巴达克思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我今天就饶你一条小命，让你去做斯巴达克思的助手。不过，你要是还敢偷懒，那我就随时把你钉在十字架上。你懂了吗？”

吕诺锡特弓身道：“主人，我明白了。我以后，再不敢偷懒了……”

斯巴达克思

巴奇亚图哼了一声，领着几个警卫慢慢地走了。斯巴达克思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在场的所有角斗士也都放松了他们绷得紧紧的心弦。一个奴隶为另一个奴隶求情，竟然得到了主人的许可，这在巴奇亚图角斗学校里，还是从来没有的事。”

吕诺锡特几乎是一步就跨到了斯巴达克思的面前，哽咽着道：“大哥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……要不是你，我早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……”

斯巴达克思叹道：“兄弟，别和我客气。你是奴隶，我也是奴隶。奴隶不帮奴隶，还指望谁能帮助我们？我只是想劝你一句，在我们商定的事情未办成之前，还是尽量小心点好。不然，还没获得自由就丢了性命，也太不值得了。”

吕诺锡特点头道：“大哥说的是。我以后，一定不再大意。”

斯巴达克思扫了一眼操场上正望着他的三百多个角斗士，然后低低地对吕诺锡特道：“兄弟，不仅仅你要小心，转告弟兄们，我们大家都要格外小心。在未举事之前，千万不要有什么纰漏出现。”

吕诺锡特应了一声。“大哥，一月之后的那场比赛，你，要我出场吗？”

斯巴达克思摇摇头。“不。兄弟，那场比赛危险无比。我不能活着回来，很难说准。如果我们都参加比赛，都死了，那我们商量的事情，也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，你留在学校，万一我死了，你还可以领着弟兄们照我们商量的那样去做。兄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兄弟全明白。只是，大哥一定要多加保重才好！”

斯巴达克思重重地点下了头。“兄弟放心，我斯巴达克思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轻言死亡。”

斯巴达克思说得很慎重，很郑重，也很深情。但是，他并不知道，和他同是色雷斯人的吕诺锡特，在那个关键时候，却差一

点坏了他的大事。

再回到罗马帝国国家竞技场。

达莱雅几乎是屏住了呼吸，微微地张着细嫩滑爽的小口，下意识地用纤手摩娑着她那一如大理石般光洁的颈胸。

她的父亲克拉苏，其紧张的程度，一点也不亚于她。他的唇紧闭着，他的眉紧锁着。远远看去，他就像是一个死人，毫无生气。

更紧张的，似乎还是那个巴奇亚图。他粗短的脖颈，已经伸到了最大限度。他的眼睛，几乎没眨过一次。他的喘息声，即使在夏日的雷雨中，也清晰可闻。

因为，双方的角斗士，已经从角斗场的两边出现了。

从左边出场的，是克拉苏家中的四十名角斗士。一个个人高马大，看起来异常的骠悍。从右边出场的，是巴奇亚图角斗学校的二十名角斗士。一个个身强体壮，看起来也十分地凶狠。

那时候，角斗士的武器和披挂都是固定的。每个角斗士都握着一把剑。说是剑，实际上要比一般的剑短得多，只比防身用的匕首略微长那么一点。头上有头盔，胸前也有甲冑护卫，但双手及双腿，还有脊背，包括颈项，却全部裸露在外面。这样的武器，这样的披挂，其目的，就是为了有更高的观赏性。角斗士只能近身肉搏，顷刻间又不能置对方于死地，而观众却可以亲眼看见角斗士身上流出的鲜血，可以亲耳听到角斗士口中发出的惨叫。正是这鲜血和惨叫，才使得所有观众热血沸腾、激情澎湃。

许多年以前，在罗马帝国的竞技场上，还只是一个角斗士对另一个角斗士厮杀。渐渐地，有人觉得这种厮杀场面不够刺激，便改为一个角斗士和老虎、狮子等猛兽较量。再后来，又有人感到人兽相拼观赏性不大，因为相拼的结果，往往是猛兽把角斗士咬死了事。虽然猛兽在咬死人的那一刻，实在令观众无比的激动，但激动的时间太短暂，大部分观众总感到不过瘾。于是，到

斯巴达克思

了公元前七十年代，在罗马帝国的竞技场上，便出现了数十人对数十人、甚至上百人对上百人的集体砍杀。人数最多的一次，是在这个罗马国家竞技场上，共有四百多人绞在一起互相舍命拼杀。只有这样，罗马帝国的公民们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所喜爱观赏的节目。

但无论节目怎么变动，角斗士的武器和披挂却一成不变。只有一个人例外。这就是斯巴达克思。

斯巴达克思手中的短剑和其他的角斗士没什么两样，但他的身上，除了双腿间裹着一片窄窄的布条以遮住男人的隐私之外，剩下的，一丝不挂。连头盔也不戴。纷乱粗壮的长发，散披在裸露的肩头，奔跑起来，长发波浪起伏，活脱脱是一头勇猛的雄狮。

这时候，斯巴达克思就站在二十名角斗士的中间。他浑身上下突起的块块肌肉，在夏日的映照下，散发出一种夺目的光芒。这光芒，像一把利箭，浑浑地刺入了达莱雅的心房。以致于，她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个极其短促地“啊”声。这“啊”声，近在咫尺的斯巴达克思能听得见吗？

斯巴达克思当然听不见。十多万名观众已经狂呼起来。那狂呼的声音，足以把一座阿尔卑斯山轰倒、震坍。

“杀啊……”

“杀啊……”

斯巴达克思甚至连十多万张嘴发出的狂呼声也听不见。他只要往角斗场上一站，任何声音都无法传入他耳中。他只是用眼睛看，他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对手的每个举动。他知道，在这种生死相搏之际，哪怕只有一点点分神，也会铸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。

但今天大不一样。他不一个人。他的身边，还站着十九个一手训练出来的兄弟。而对面，却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四十个手拿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短剑的敌人。

是的，他们不是敌人。他们就象自己，都是罗马帝国的奴隶，都是“会说话的工具”。他们和自己应该是兄弟。兄弟之间不应该互相残杀。可是，他们没有选择。他斯巴达克斯也别无选择。在这片竞技场上，他和他们，只能用手中的剑去刺杀对方。

于是，斯巴达克斯迅速地对身边的人道：“弟兄们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不能同他们硬拼。等他们冲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马上散开，然后俩人一组，背靠背，相互支援，找准机会，击倒他们。大家听清楚了吗？”

众人应了一声，全都有了伙伴，一言不发地凝神注目着对面四十个人的动静。

观众的狂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：

“杀啊……”

“杀啊……”

“咣……”比赛开始的锣声终于响了起来。克拉苏的四十个角斗士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大叫一声，一起冲了过来。斯巴达克斯急忙对身边的人叫道：“弟兄们，快散开……”

角斗场的面积应该说很大。但此刻，却到处都是追逐和被追逐的人。热情的观众一下子都屏声静气。没有人再说话。达莱雅不会说话，克拉苏不会说话，巴奇亚图也不会说话。

但竞技场内并没有沉寂。沉重的脚步声，粗重的喘息声，加上兵刃清脆的相击声，无一不牵动着每一位观众的目光和神经。

有人发出了惨叫声。有人倒在了竞技场上。殷红的血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缓缓地流淌。

那血也真红。世上恐怕还没有这么鲜红的液体。这鲜红的液体都是从卑贱的奴隶身体上流出来的啊！

夏日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着大理石地面上的鲜血。那血渐渐地凝固，凝成朵朵璨灿夺目的血花。那血花一瓣瓣在苍老的大地

上绽开。这是一年中的哪个季节？

十多万名观众立刻热情洋溢起来。助威声、呐喊声此起彼伏。

“杀死他……”

“杀死他……”

只有三个人没有呐喊。这三个人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出口。他们所有的话都沉甸甸地在他们心中垒积着。一个是达莱雅，一个是克拉苏，一个是巴奇亚图。

达莱雅的目光自始至终都附在斯巴达克思的身上。斯巴达克思刚一出场的时候，她为他高大的身材和强壮的体魄而激动、而目眩。她直感到，她目光中的斯巴达克思和她睡梦中的斯巴达克思，简直是一模一样，以至于，眼前的斯巴达克思比梦中的斯巴达克思更加雄壮、更加潇洒。他那一头如亚得里亚海波涛般的长发，几乎每一根发稍，都在她炽热的心湖里搅动。然而，当比赛的锣声响过之后，当短剑刺出又带回一片血雨之时，她满腹的激动与兴奋，又霎时化为乌有，代之而来的，是一腔极度的不安与万分的恐慌。她情不自禁双手合什，对着无言的苍穹默默地祈祷着：主啊，保佑斯巴达克思平安无事吧……”

克拉苏就站在距巴奇亚图不到十步的地方。他离达莱雅也非常近，但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达莱雅的存在。甚至，他连巴奇亚图也没有去看。他的眼中只有斯巴达克思。他很清楚，只要斯巴达克思倒下了，他克拉苏也就算赢得了这场比赛。他并不是太在乎那两箱金子的赌注。甭说只是两箱金子，就是十箱金子，对他克拉苏而言，也不过是爱奥尼亚海里的一滴水。不过，作为一个大罗马帝国里最富的人，作为一个大罗马帝国里赫赫有名的大奴隶主，脸面远比金银财宝重要得多。所以，他紧紧揪着的心里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，那个该死的斯巴达克思，最好马上就倒在地上。可是，他的脖子伸酸了，眼睛瞪直了，但斯巴达克